

从未有过对死亡的想象：它仍应该作为一个惊喜。

有一种对所有事物的醉酒，有对好事的也有对坏事的，有对水的，也有对酒的。但也有一种对任何事物的酗酒——一种对纯净的酗酒，对超越和牺牲的酗酒，这种酗酒尤其卑鄙，因为它是对醉酒的滑稽模仿。

你死亡时的境况将确定你在彼世的存在状况。如果你死得不幸，你将永久不幸。如果你死于一场事故，你将永久地重新经历这场事故。

如果你和心爱的生灵同时死去，你将永久生活在他的身旁。如果你不再爱他，那是多么不幸的命运！

在另一个精神星座里，人们能否想象时间变成一种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，人们可以朝所有的方向运动，回到起始点，等等？反过来，空间是否能变成像时间一样：不可逆转，就像人们不能走回头路那样，也不能回到人们出发的那个原点？或者还有，如同时间一样，空间能否找到它的绝对天际，即找到永恒？

对于空间而言，什么是永恒的等同物？对运动的否定？静止

不动,或是永恒的运动?

这个用杯子和碟子玩杂耍的女人。

这种操练的杂技味如此之浓,结果人们最终觉察出其游戏已经做了假。但这丝毫无损于其功夫的精湛,只能给游戏添加一份讽刺性的额外乐趣。

我梦见到一个朋友。过了一段时间,我又在梦中见到他,并告诉他那一夜我曾梦到过他。梦境中循环的梦的记忆。这样,是否存在一条平行的流水线,从梦到梦,从这一夜到那一夜?

未来若干代的人造生灵,他们必然要灭绝人类种群,依据的是人类灭绝动物种群的同样的运动。他们将以回溯的方法把我们看成猴子,因为他们耻于做猴子的后裔。他们会发明出人类动物园,或许会保护我们,就像保护任何正在消亡的物种一样,他们将把我们变成儿童故事里的主角。

统计的死亡率没有任何意义。不可见的死亡率才具有重要

性,它要高得多,而且无法计算,因为死亡就在那儿,在到处增长,并且累加到整个社会团体中。

同样,可见的腐败指数与不可见的腐败(即可见的腐败力求掩盖的腐败)没有共同的可比尺度。政治冷漠率远远高于弃权率。至于不可见的愚蠢率,它与表现出来的愚蠢没有关系。

然而,或许隐秘的聪明率、激情率与想象率,它们也远远要高于表象?

印第安人的恐慌洞:他们挖了许多洞穴,坐在洞穴深处,然后透过洞口来看天空。没有遮挡的视野(vue imprenable)。

属于我们的恐慌洞,那就是电视。寂静,蓝天,云朵,飞鸟,预兆,天气,这一切屏幕上全有。我们既有洞穴也有洞盖,完美的小窝。

当人质支持恐怖分子的事业时,当胜利者支持战败者的事业时,当刽子手支持被害者的事业时,当主人支持奴隶的事业时——当感染在双向上变得普及时,那么另一种正义将开始执行,它是有别于法律的正义,有别于司法公正的另一个天平:它是不受时效约束的某种可逆性的天平,能处理所有的关系,甚至最不平等的关系。

一切都在动——水在流动——空气在流动——血液在血管里循环——时间从不停息。只有人一动不动。

为了健康地分配精力，最好是让人的懦弱服务于一项好的事业，而让他的勇气服务于一些坏的事业。

巴勒莫^①博物馆《死神的胜利》^②。令人毛骨悚然的战马，或是怪异的幽灵……其实，对死亡的想象是不可能的。应该拥有的是对死亡的回忆。

勒卡特^③。同一位本区教堂的神甫，同一座教堂。当地的重
大革新，就是两种类型的领圣体仪式。如果信徒们不愿意在同一

① 巴勒莫(Palermo)，意大利西西里自治区首府，人口约 130 万，是西西里岛西北部的港口城市。

② 《死神的胜利》(Triomphe de la mort, 1562)，荷兰画家彼得·勃鲁盖尔(Pieter Brugel, 约 1525—1569)的一幅油画作品。

③ 勒卡特(Leucate)，朗格多克-鲁西永海岸的旅游胜地，位于法国南部奥德省。那里有勒卡特咸水湖(étang de Leucate)。

个圣餐杯里喝酒，上帝不会怪罪他们。他们仍然可以拿圣体饼蘸神甫的葡萄酒。整个这种新的仪式都不为大多数信徒所熟悉。

关于结盟的讲道，要和摩西结下同盟，然后与基督的血结盟，与圣体结盟。只有基督在洗清灵魂的污点。一片沉默。

而那个很可能是村里的娼妇的女人——穿着浅绿色迷你裙的金发女子，大胆暴露着前胸——走进来，悄悄走近圣母祭台，向圣母献了一支蜡烛，然后走进旁边一个昏暗的祭台，沉浸在祷告中，最后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悄悄离开。神圣同盟^①依旧是村民们的同盟。

任何有关作者的评注，他们的个性特点，他们的生平，掩盖了一个事实，即只有坏作品才有作者，而好作品没有作者。

在海员公墓的小教堂里，所有的海难还愿画有一天全部被盗，人们便“新鲜地”复制了它们，其完美程度令人咋舌。如果人们又找回了原件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要是人们找回了现实世界的原件，

^① 神圣同盟(La Sainte Alliance)，奥地利、俄罗斯和普鲁士三国君主在打败拿破仑后，于1815年缔结的同盟，目的是维护君主政体，反对法国大革命在欧洲传播的革命理想。欧洲各国君主纷纷加盟。最后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和欧洲1848年革命的冲击下，同盟瓦解。

那么它的副本会怎样？

在此千年终结之际，我们制造出了人类种群的完美样品，其形状是一个蜂窝电话人。但就是这个人，它将在未来的数码补形术面前消失，而这种补形术也要让位于心灵感应^①的幽灵。

千年之前的事件已逃离到上千光年之外的空间。广岛事件距我们已经六十光年。刚刚流逝的瞬间离我们已有一光秒。因此无所谓在场。即便相隔无穷近，一切都未曾在场，即使是对面的墙和人，那也不在场。就连我们自身的存在，我们也几乎与它不在同一时代。

从天狼星的角度看，新闻时事的单调乏味，其举止如梦一般。

艺术家(约翰·凯奇^②，鲍伯·威尔森^③?)的自以为是。

① 心灵感应(télépathie)，该词在法语中也可解释为“遥感治疗法”。

② 约翰·凯奇(1912—1992)，美国实验音乐作曲家。

③ 鲍伯·威尔森(1941—)，美国戏剧导演。